

豪夫 王尔德 贝洛童话

高伟 编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豪夫 王尔德 贝洛童话/高伟等编译.

-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4 (2003.2重印)

(世界著名童话作品集)

ISBN 7-80094-563-4

I. 豪…

II. 高…

IV. 童话-作品集-世界

IV .I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8560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北京市海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875 字数 307 千字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2 月北京第 5 次印刷

印数 14,001-19,000 册

ISBN 7-80094-563-4/I·353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第一编辑制作中心 电话 64062964

目 录

豪夫童话

童话年鉴(代序)	(1)
亚历山大主教和他的奴隶们	(7)
大鼻子小矮人	(15)
年轻的英国人	(46)
什么也没有看见的阿布纳	(61)
阿尔曼索尔	(74)
斯佩萨特客栈	(87)
希施古尔敦	(92)
冷酷的心(上).....	(113)
赛德的苦难.....	(137)
斯廷福尔洞.....	(176)
冷酷的心(下).....	(200)
商队.....	(228)
仙鹤哈里发.....	(231)
怪船.....	(241)
断手的故事.....	(252)
救妹记.....	(267)
小穆克.....	(283)
假王子.....	(299)

王尔德童话

快乐王子·····	(321)
自私的巨人·····	(330)
忠实的朋友·····	(334)
少年国王·····	(343)
西班牙公主与小矮人·····	(357)
星 孩·····	(373)
穿着长靴的猫·····	(386)
蓝胡子·····	(391)
卷毛角鲁盖·····	(397)

贝洛童话

林中睡美人·····	(404)
仙女和女孩·····	(414)
小拇指·····	(418)
灰姑娘·····	(428)
小红帽·····	(435)

童话年鉴(代序)

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据说这个国家的花园永远是绿油油的，太阳在那里从来不降落。从开始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国家都是由“想象”女王统治着。她把最大的幸福，慷慨地赏赐给她的子民，许多世纪以来始终不渝。凡是和她认识的，没有一个不爱戴她，尊敬她。不过女王的心胸非常博大，她的善行也不局限在本国。她曾经穿着女王的服饰，即是她那永恒的青春和美貌，亲自降临到世界上。因为她听说那儿住有人类，成天忙忙碌碌，过着凄惨、严酷的生活。她从自己的国家给他们带来了最美好的礼物。自从这个美丽的女王在世界的原野上走过一番后，人们在劳累中就有了愉快，在严酷中就有了欢畅。

女王的几个孩子长得很美丽可爱，并不亚于他们的妈妈。为了给人类造福，她连这些孩子也都派出去了。有一次，女王的大公主“童话”从世界上回来，母亲发现她很伤心，有时还觉得，她的眼睛好像含着泪珠。

“你怎么啦，亲爱的童话，”女王问道，“你这次回来怎么这样伤心，这样垂头丧气的？你有什么不快乐的事情，告诉妈妈好吗？”

“亲爱的妈妈，”童话回答说：“我知道，我的苦恼也就是你的苦恼，不然的话，我早就对你说了。”

“还是说吧，女儿，”美丽的女王回答说：“忧愁好像一块石

头，一个人会被它压倒，两个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从路上搬开。”

“你要我说，”童话回答道：“那我就说了。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和人们往来，多么高兴和最穷的人坐在他们的茅屋前面，在他们劳动完毕之后，海阔天空地谈上几十分钟消遣。以前我一来，他们马上伸出手来殷勤地欢迎我，我离开时，他们也总是笑嘻嘻的，心满意足地望着我的背影。可是，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了！”

“噢，可怜的童话！”女王一面说，一面替她擦擦被泪珠沾湿了的脸庞。“可能是你自己太多心了吧？人们怎么会不喜欢你呢？你是如此的美丽动人！”

“请你相信我吧，这是千真万确的。”童话说，“他们不再喜欢我了。无论我走到哪儿，对我都是冷眉冷眼的，再也没有一个地方欢迎我重新露面。孩子们本来是最喜欢我的，现在也讥笑起我来了，见了我故意转过身去不理我。”

女王把前额支在手上，默默地在盘算。

“那么到底为了什么呢？”女王问道，“童话，世界上的人怎么变了心呢？”

“唉，他们已经添设了机灵的警卫；无论是谁，只要是从你的国家去的，想象女王呀，他们都要加以检查。这些人眼睛尖透了，谁要不中他们的心意，他们就大肆叫嚣，不是把你打死，就是在人前任意诽谤你。他们的每一句话人人都很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得到一丝一毫的信任吗？唉！我司梦的兄弟们多美呀！他们快快活活、轻轻巧巧跳落到世界上，也不管那些机灵的警卫，迳自去拜访熟睡着的人，给他们编织出、描绘出赏心悦目的景致！”

“你兄弟们都是些轻浮的孩子，”女王说，“我的娇娇，你丝毫

不必嫉妒他们。那些戍守边境的警卫我也认识；人们添设戍卫是无可厚非的，已经有许多轻薄之徒冒充我们，其实他们至多不过站在山顶上向我们瞧瞧罢了。”

“可是你为什么叫自己的亲生女儿去吃这种苦头呢？”童话哭着说。“啊！你哪儿知道，他们怎样对待我呀！他们骂我是老丫头，威胁我说下次再也不放我入境了。”

“怎么，不让我女儿入境？”女王喊了起来，愤怒加深了她脸上的红云。“我知道是谁捣的鬼。就是那个恶毒的婆娘，是她在中伤我们！”

“你是说‘世俗’吗？这不可能吧！”童话说道。“你知道，她一向对我们是很好的。”

“哼！我看透了她这个假仁假义的家伙！”女王回答说。“你偏偏再去走一趟，女儿，看她能把你怎样。你要造福于人，就不能休息。”

“可是妈妈呀！如果他们干脆把我赶回来呢？如果他们诽谤我，弄得谁都不看重我，让我独自站在角落里为人所不齿呢？”

“如果年长的人受了世俗的蒙蔽，藐视你，你就去找年幼的好了。他们是我真正的宠儿，我常常通过你司梦的兄弟，把我最心爱的图画赠给他们。我还常常亲自到他们中间去，拥抱他们，吻他们，和他们作许许多多好玩的游戏。他们和我也很熟；虽然他们不知道我的名字，但我早已不止一次地看见他们在夜晚仰望着我的星眸，满面都是希望的笑容。在早上，当我辉煌的云旗从天空中飘过时，他们就会兴高采烈地拍起手来。他们将来长大了，也仍然会喜欢我。那时我就会帮助可爱的姑娘们编织五光十色的花冠，顽皮的孩子也会安静下来的，我会和他们一块儿坐在高峻的山峰上，让高耸的城堡和堂皇的宫殿从遥远的、蓝色群山的云雾中显露，用傍晚的彩云塑造勇敢的骑士和神奇的朝拜队

伍，如此，那些温文尔雅的小伙子就会变得更加文静。”

“真棒，可爱的孩子们！”童话激动地叫了起来。“好吧，就这么办吧！我再到他们那儿去试试看。”

“对呀，我的乖女儿，”女王说，“就到他们那儿去吧。不过我也得替你打扮打扮，让孩子们见了都喜欢你，大人也不嫌弃你。你看，这是我要给你的年鉴服。”

“年鉴服？妈妈，这不好吧？——我才不好意思在人面前这样炫耀呢！”

女王做了个手势，女仆们就把那套漂亮的年鉴服拿了过来。这套服装织进了鲜艳的彩色和美丽的花纹。

女仆们给美丽的童话编织了长长的头发，在脚上穿上金凉鞋，再给她披上年鉴服。

朴实的童话不敢抬头看一眼，而母亲却满意地把她看了又看，并把她搂在怀里。“去吧，”她对小女儿说，“愿我的赐福伴随着你。如果他们蔑视你，嘲笑你，你还是回到我身边来。按照自然规律，后代也许又会心向你的。”

女王刚讲了这些话，童话便降临到地球上。当她快要走到机警的警卫面前的时候，她的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她低垂着头，使劲裹住那件华丽的衣服，瑟瑟缩缩地向门口移动。

“站住！”一个低沉的、粗暴的声音喊道。“警卫快来！又来了一个年鉴啦！”

童话听到这种声音，浑身直打哆嗦。许多脸色阴沉的中年汉子冲出来，手里拿着尖尖的鹅毛笔，对准童话。其中一个向她走过来，用粗糙的手托住她的下巴。“只管把头抬起来，年鉴先生，”他大声喊叫，“请仔细看看他的眼睛，看他是不是好人。”

童话红着脸，抬起头来，睁开那两只乌黑的眼睛。

“童话！”警卫大声叫喊，哈哈大笑，把脖子都笑弯了。“童话！”

你是来干什么！我就知道有名堂！你怎么穿着这种服装来了？”

“是妈妈替我穿上的。”童话小声回答说。

“是吗？她打算把你偷运进来？那可办不到！去你的吧，赶快离开我们这儿！”警卫们异口同声地喊道，同时举起了锋利的笔。

“我只是去找小朋友们呀！”童话请求说：“这难道也不允许吗？”

“这邦流氓在世界上不是有的是吗？”一个警卫说。“他们不过和我们的孩子们胡扯一顿罢了，没什么正经事。”

“让我们看看她这次有什么讲的。”另一个说。

“好吧，”众人吵吵嚷嚷地说道，“讲讲你所知道的，不过快一点儿，因为我们没有许多时间和你在这儿磨蹭。”

童话把手伸展开来，用食指在空中描绘出许许多多的符号。于是，众人便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从眼前走过。有商队，有骏马，有全副武装的骑士，还有沙漠中的许多帐篷；飞鸟和船只在波涛汹涌的大海出没，森林中寂静无声，广场和街道上人来人往，战场上刀光剑影，游牧民族心地善良。所有的形象一幕一幕地闪过，栩栩如生，精采纷呈。

童话只顾一个劲地让图象升向天空，没有觉察到警卫一个地睡去。正当她要描绘新的画面时，一位相貌和善的男子大踏步向她走来，拉着她的手。“好童话，你瞧，”他一面说，一面指着那些熟睡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你的色彩斑斓的描述是不起作用的。赶快进城去吧，他们不会知道你在国内的。你可以放心地在大街上行走，不会被他们发现。我会领你到我的孩子们那里去，在我的家里给你安排一个小小的、安安静静、充满友谊的场地。你可以住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过日子。我的儿女们做完功课以后，就可以带着小伙伴来找你，听你讲故事。你觉得怎样？”

“啊，我太愿意跟着你去会见你的孩子了，太愿意和他们一起度过快乐的时光了。”

这位善良的男子向她友好地点了点头，帮助她从熟睡的警卫的脚边跨过去。童话回过头来看看熟睡的警卫，调皮地一笑，然后，便飞快地溜进大门去了。

亚历山大主教和他的奴隶们

亚历山大主教阿里·巴努是一个古怪的人。清晨，他从城里街道上走过，裹着一条珍贵的羊毛头巾，穿着新鲜衣服，束着一条价值五十匹骆驼的华贵腰带，慢慢迈着庄严的步伐，脑门上皱起阴郁的皱纹，锁着眉头，垂着眼帘，每走五步就摸摸自己那又长又黑的胡子，好像忧思满腹——他是到教堂去给信徒们讲《古兰经》，这是当主教的职责。他每一次走过时，街上的人都会站住脚，望着他的背影，交头接耳。

一个说：“这真是一位英俊而威严的美男子！”

另一个附和说：“也有钱。他不是有伊斯坦布尔港有一座宫殿吗？他不是有农庄和田地、数千头牲畜和许多奴隶吗？”

“可不”，第三个跟着说，“最近从伊斯坦布尔来了一个鞑靼人，是大君——先知保佑他！——亲自派来的。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教很受外交大臣、禁军司令和每一个人的尊敬，甚至苏丹陛下也很看重他呢！”

“的确，”第四个人大声说，“他很幸运，飞黄腾达，是个贵人。不过——不过——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知道，知道！”其他的人插嘴说，“这是真的，他肩上的担子不轻啊，我们才不愿意和他交换呢。他是个有钱的贵人，但是，但是——”

阿里·巴努在亚历山大最美丽的广场上有一幢豪华大楼，

大楼前面有一片宽敞的平台，四周是大理石围墙，围墙外是茂密的棕榈树林。傍晚，他常坐在大楼里抽水烟。十二个衣着华丽的奴隶站立在旁边，与他保持一段表示尊敬的距离，随时听候吩咐。奴隶们各有分工：一个手里捧着槟榔，另一个为他撑阳伞，第三个托着装满名酒的纯金酒杯，第四个拿着一把孔翎扇，驱赶主人附近的苍蝇，其他的是歌手，抱着各种管弦乐器，需要时为他奏乐，供他消遣，其中最最有学问的人手捧好几卷经书，为他朗读。

可是，他们徒劳地等待他的召唤，他既不要求奏乐，也不要求唱歌，既不想听先哲们的箴言和诗赋，也不想饮酒，嚼槟榔。打孔翎扇也是白费力气，因为主人根本不注意身边嗡嗡飞舞的苍蝇。

过路的人往往停步观赏，愕然注视着这所宏伟的房子、服装华丽的奴隶和各种舒适的陈设。但当他们看见，主教非常严肃、郁闷地坐在棕榈树下，目不转眼，死盯着从水烟袋上升起的淡蓝色烟雾的时候，他们就摇头说：“不错，这个有钱人真是一个可怜的人。他虽然有万贯家财，却比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还可怜。因为他不会享福，先知没有赋予他这种才智。”

人们都这样说，笑话他，说完笑完就走开了。

一天傍晚，主教又一次坐在大门外面的棕榈树下，浸浴在全世界的荣耀中，悲哀、寂寞地抽着水烟袋时，几个年青人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看着他暗自发笑。

“真的，”一个说，“这个阿里·巴努，他是一个白痴。我要是有他这么多财宝，早就用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天天要过得痛痛快快，欢欢喜喜。我要把朋友们都请到大厦的各个宽敞的房间里大吃大喝，让这些悲伤的大厅充满欢声笑语。”

“对，”另一个附和道，“如果能够这样，倒不坏。可是，如果许多朋友都来吃喝，即使是受到先知保佑的苏丹，也会坐吃山空

的。我要是他的话，每天晚上也会坐在这个美丽的广场上的棕榈树下，要奴隶们唱歌奏乐，要舞蹈家翩翩起舞，表演各种各样的精彩节目。我还要拿出派头来抽水烟，吩咐手下递上美酒，像巴格达国王一样享受一切。

“这位主教，”第三个青年是个作家，他说，“据说，这位主教是个有学问，有智慧的人，这是真的。他讲古兰经的时候，引用各种富有哲理的诗文，显示出博学多才。可是，他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这能说是个有理智的人吗？他身边站着一个奴隶，手里捧着的都是经卷，我愿意拿我的节日盛装去换一卷书，因为这些书都是极其珍贵的。可是他呀，坐在那里抽烟，让书完全闲着。我要是主教阿里·巴努的话，就一定要叫那个家伙给我朗读，一直读到他喘不过气来，要么就读到深更半夜，而且要读到我睡着为止。”

“哈哈！你们是知道我怎样把生活安排得多么潇洒的，”第四个笑着说，“吃吃喝喝，载歌载舞，朗读名著，听穷秀才们吟诗！这些我都不干。我要是有了钱，就完全来另一套。他有最好的马匹和骆驼，有大量的金钱。我要是他的话就出去旅行，走到世界的尽头，甚至走到莫斯科人、法克兰人那里去。对我来说，只要能够看到世界的美景，任何道路都不遥远。如果我是那个人的话，我就这么做。”

“青年时代是美好的时代，这个年龄是快活的年龄，”站在他们旁边，听完他们谈话，一位外貌平平常常的老人说，“不过，请允许我多几句嘴。我认为，青年人也是无知的，说起来口似悬河，海阔天空，做起来却不知如何下手。”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老头儿？”青年们惊讶地问道。“您是指我们说吗？我们批评主教的生活方式，这与您有什么相关？”

“一个人如果比别人懂得多，就应该纠正别人的错误。这是

先知的意思，”老人回答，“主教很幸运，有这么多财富。这是事实。而且只要他心里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其原因就是，他保持着严肃和悲伤。你们认为他一直是这样的吗？不是。十五年前，我就认识他。那时的他，活泼健壮，生活愉快，善于享受。那时，他有一个儿子，这孩子长得漂亮，聪明好学。凡是看见他的模样，听到他的言谈的人，都羡慕主教有这么一个宝贝。他才十岁，学问就与一个十八岁的人差不多。”

“他那个孩子死了吗？可怜的主教啊！”那个青年作家惊叫道。

“要是他知道他已回到先知的家里，那倒是值得慰藉的，那里比亚历山大这个地方好住得多。但是，他注定要经历的事情，比这严重得多。那时，法兰克人像饿狼一样向我国猛扑过来，对我们开战。他们攻占了亚历山大，从那里长驱直入，把马梅卢克军打得落花流水。主教是个聪明人，懂得忍耐并与他们周旋。可能是他们贪图他的财宝，也可能是他私藏他的本教弟兄。具体原因我没有弄明白。反正有一天他们是闯进了他的家，指责他用武器、马匹和食品秘密支持马梅卢克军。不管他如何辩护，都没有用处。在榨取钱财方面，法兰克人是一个粗暴而残忍的民族。他们把他的名叫凯拉姆的年幼儿子作为人质抓到他们的兵营。他为救他给他们送去了许多金钱，他们却不放他走，还要他拿出更多的财物。突然，他们接到命令，这命令可能是他们的总督发布的，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发布的。这道命令要他们乘船撤退。亚历山大没有一个人知道此命令。他们突然撤到公海。这个小凯拉姆，即阿里·巴努的儿子，被他们带走。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啊，可怜的人啊，安拉给了他多么大的打击！”年轻人异口同声地叫喊，同情地看了看那位主教，只见他在优美的环境中，

悲伤而孤独地坐在棕榈树下。

“他心爱的女人，因为过分为儿子伤心而去世了。他买了一条船，配置了设施，说服了住在下面井边的一位法兰克医生，一起驶往法兰克斯坦，去寻找失踪的儿子。他们登上船，在海上航行了很长时间，才到达那些入侵过亚历山大的异教徒的国家。但是，据说那里刚刚发生过骇人听闻的事件。那些人杀害了苏丹和总督，穷人和富人互相残杀，全国一片混乱。他们走遍每个城市，再也没有发现小凯拉姆的踪影。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法兰克医生只好劝主教回到船上，以免发生意外，性命难保。

“他们又回到家乡，从到达之日起，主教就过着现在这样的生活。他为儿子而悲伤，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当他吃饭喝茶的时候，怎能不会想起：‘我可怜的凯拉姆现在是不是饿了，渴了？’当他根据自己的职位和身份披上豪华的头巾，穿上节日盛装的时候，怎能不会想起，儿子现在生活那样艰难，又何以蔽体？当他周围站满歌手、舞伎和朗诵者，站满了奴隶的时候，怎能不想起，他的儿子正在法兰克独裁者面前，按照命令跳舞奏乐？使他最痛苦的，他这样认为，还是他的小凯拉姆仍然生活在远离祖国的地方，在异教徒中间。那些异教徒会嘲笑他，使他背叛他父辈的信仰，到那时，他想在天国拥抱他也不可能了！

“因此，他对自己的奴隶非常温和，给穷人以大量施舍。他想，安拉会让他得到好报应的，也会打动法兰克统治者的良心的。那时，他们就会温和地对待他的儿子了。每逢他儿子被劫持那天，他都释放十二名奴隶。”

“这些我也听说过，”作家接着说，“不过，有的人说得很离奇。至于他的儿子，从没有人提及。一般都是说，他是个古怪的人，特别爱听别人讲故事。他每年都要让奴隶们举行讲演比赛，讲得最好的就被释放。”

“不要去听别人的胡扯，”老人说，“情况就是我才所说的那样。我对这些事了如指掌。可能是他在这些痛苦的日子里，想使自己快乐一下，便叫人给他讲故事。但是他释放他们是出于儿子的缘故。夜凉了，我必须赶路。愿你们平安无事。你们年轻人，以后要更好地了解善良的主教！”

年轻人感谢老人给他们提供的消息，回头又看了看那悲伤的主教，便沿街而走，一边走，一边交头接耳：“我可不想当主教阿里·巴努。”

这几个年轻人同那个老人就阿里·巴努主教的事进行了交谈以后不久的一天早晨，在做祷告的时候，他们在街上又相遇了。年轻人想起了那个老人和他所讲的故事。他们都同情主教，便朝他的房子看了看。他们发现那里一切都装饰得极其华丽，不禁大吃一惊。屋顶上旌旗飘扬，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奴们在走来走去，大厅铺上了名贵的地毯，宽阔的阶梯上铺上了绸缎，这些绸缎与地毯连接在一起。街道上也铺上了极其精美的布料。这些布料非常好，有些人只想用它们做件节日衣裳或鞋子，都未能如愿以偿。

“怎么，才短短几天的工夫，主教就完全变了个样！”年轻作家说，“他是不是要举行庆典？是不是要让他的歌手和舞伎显一显身手？你们看那地毯，除亚历山大谁有过这样好的东西！这样好的布铺在地上，真是糟蹋东西！”

“你们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另一个人说。“一定是招待一位贵宾；因为一位大国的国王或皇帝的大臣光临时才会作这些准备。今天谁会到这儿来呢？”

“瞧，我们那位老人不是从那边来了吗？他可是什么都知道的，一定会给我们一些启示。看！老先生！您不想朝我们这儿过来一点点吗？”他们高声叫喊着。老人看见他们在打招呼，便向他

们走过来。他认出他们是几天前和他谈过话的那些年轻人。他们提醒他注意主教家里的装饰，并且问他，他知不知道正在等待的是哪位贵宾。

“你们真以为，”他答道，“阿里·巴努今天要举行盛大庆典，或者有一个大人物光临他家？他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今天是拉马丹月的第十二天，你们知道，这一天，他的儿子被带到兵营。”

“但是，以先知的胡须作证，”一个青年大声说，“这一切都像婚礼和庆典，可是它却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哀悼日。这两者怎么能统一起来呢？你们得承认，主教硬是有点神经失常了。”

“你们的判断是不是总有点作得太快，年轻的朋友？”老人微笑着说，“这次，你们的箭确实锋利，你们的弓同样拉得很紧，但你还是远远没有射中箭垛。告诉你吧，今天主教是等着他儿子回来。”

“那么他已经找到了？”青年们叫起来，都欢喜万分。

“才不是呐。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做的。你们知道，八年或十年前，主教也是怀着悲痛的心情纪念这个日子的，也释放奴隶，供许多穷人吃喝，突然发现那所房子的阴暗处躺着一个疲惫不堪的托钵僧，主教给了他饭菜和饮料。那托钵僧原来是位圣人，能预知未来，解释天象。由于主教伸出了温暖的手，他恢复了疲劳后，就走到主教身边说：‘我知道你苦闷的原因，今天是拉马丹月的第12天。你不是在这一天丢失儿子的吗？请放心，这个悲伤的日子将成为你的喜庆日。要知道？你儿子会在这样一个日子返回的。’那位托钵僧就说了这么多。任何一个穆斯林，如果对这个人的话抱怀疑态度，都是罪过。阿里听了这席话后，悲伤并没有减少，但他总是顽强地在这一天等待儿子的回归，并把房子、大厅和台阶装饰一新，好像他那儿子随时会回来似的。”

“好极了！”作家接口道，“不过我还想看看，房子怎样收拾得